

舰船出海因任务需要或天气原因必须在海上过夜，锚泊就成为水兵生活的一部分。不同季节、不同气象条件下的锚地夜泊，感受是大不一样的，这也使本来枯燥的水兵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东海舰队涂水警区舰艇部队任职时就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1977年初夏的一天，时任水警区勤务船中队副政委的我，随中队H253航标船出海执行“补标”任务。那时，祖国万里海疆上的一座座灯塔和盏盏航标灯，都是由海军部队负责管理和补给，水警区部队中就有和水兵一样穿着呢制服、毛皮鞋，专门负责给包括花鸟岛灯塔及航道上灯标进行补给的航标兵。每次出海“补标”都是由我们勤务船中队派出舰船；航标队带去航标灯、电池、氧气饼等各类补给物品，两家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补标”任务。

当天下午，当航标兵将位于定海本岛东边的普（陀山）沈（家门）水道，一只只漂浮在海面上的航标灯更换好电池，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补标任务，船长王月琴决定将H253航标船驶向附近的庙子湖锚地锚泊过夜。

位于中街山列岛最东面的庙子湖锚地是一片开阔的海区，除了西北方向有岛屿作为屏障，东南方向就是一望无际的东海，在这里锚泊，又遇到天气晴好风平浪静的圆月夜，那真是难得的天赐赏月良机。晚饭后，已经固定好锚位，安排好值更人员，听船长布置好第二天航行任务，水兵们围坐在后甲板上，开始尽情地观赏起月色皎洁海天连接的辽阔夜空。只见满天的星星闪烁着明亮的点点星光，玉盘似的月亮散发出银色月光洒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呈现出淡蓝色的白光。远处，正在进行夜间灯光捕鱼作业的渔船和航行中的海轮，给平静的大海增添了许多缓慢移动的亮点。这时，副船长刘江提议趁着月色进行一次以“月亮”为主题的锚地赛诗晚会，大家边赏月边诵诗，看谁将描述月亮的古诗词背诵得又多又好。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没等宣布比赛开始，信号兵温俊海抢先背诵出张九龄《望月怀远》中这一千古名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轮机兵肖金不甘示弱，把李白的《关山月》背诵得很溜。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当过中队文书的航海班长汤健康在背出这两句古诗的同时，问：这首诗何人所写？

我知道那个年代能登上舰出海的水兵，身体条件必须符合乙等（甲等为潜艇兵）体检标准，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一些技术岗位如航海、轮机、信号、报务等兵种需经过东海舰队训练团严格培训才能上舰，兵员各方面素质较好。看到一时无人回答，比赛有些冷场，在一旁认真听大家赛诗的晚会主持人——1966年入伍爱好古诗词的

锚地夜泊

汪章海

湖北籍刘江副船长笑着说：“这有何难！此诗出自初唐李峤《中秋月二首》中的一首，后面还有两句呢——‘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对吗？”问得汤班长不好意思起来。接着刘副船长说，“古代诗人不但用‘圆魄’‘玉盘’等比喻月亮，还有将月亮写成‘冰轮’‘秋影’等等，如宋代陈亮《一丛花》和辛弃疾《太常引》等诗中就有‘冰轮斜辗镜天长，江练隐寒光’‘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等名句。”这时围坐在一起的几个航标兵也想跃跃欲试。忽然H253船枪帆兵王海明调皮地大喊一声：“请汪副政委也来一首好不好？”水兵们齐声说：“好！”这一突如其来的起哄，真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古诗词我不是很熟悉，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了一首小学生都会的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

由于第二天还有“补标”任务，在王船长的催促下，大家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在锚地按时就寝了。

遇到恶劣天气锚泊，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这年12月上旬，水警区将炮艇中队的4艘高速炮艇和勤务船中队的包括2条登陆艇、1条运输船和1条航标船共计8艘（条）艇船组成一个编队，在舟山群岛相关海域进行连续多天的海上拉练和

战备课目演练，其间遭遇刮大风和下雨。冬季气象条件本来就比较差，这一天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阵阵强风挟带着密集雨点，刮得海面白浪翻滚，强劲的涌浪把吨位较小的舰艇一会儿轻轻抬起，一会儿又重重砸下，艇体钢板在与海水的撞击中发出咣咣当当的重响。为了能够在大风大浪中锤炼部队，编队总指挥水警区副司令员藏德定命令各艇船暂不到锚地避风，继续操练。

下午，海面上的风越刮越猛，雨也越下越大，当时编队副总指挥、水警区后勤部副部长何长水和水警区勤务船中队队长郑志源都在东运212船上，我随706登陆艇行动，两位领导让信号兵发英语叮嘱我一定要确保登陆艇安全，因为35吨排水量的老式登陆艇吨位小、吃水浅，风浪中摇晃得很厉害，而这时的水兵，一方面要进行紧张的操练，一方面还要去固定一些可能被大风吹掉的物件，确实很紧张很危险，有的已经出现了呕吐。为了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损失，藏副司令员命令在完成最后一个课目演练后，整个编队驶到附近的岙山岛箱子岙锚地避风过夜。

冬天的舟山渔场，正是千帆竞发捕捞各类鱼货的繁忙季节。北面的辽、鲁、苏、沪，南面的闽、粤等省市，以及浙江各地的渔船，都集中到舟山渔场捕鱼。这时，箱子

岙水域已经有不少渔船、渔轮在三面环山的锚地抛锚避风，把一些位置较好的锚位全都占了。傍晚时分，当我们8条艇船前后驶入箱子岙时已经找不到好的锚位，只好在海面较深的锚地中央抛锚。由于登陆艇锚链较短，706艇抛下去的铁锚很难抓牢海底，很快就出现了走锚，而同时进锚地避风的125吨排水量的高速炮艇因为锚链长，一抛下去就把整条艇拴住了。天色逐渐暗了下来，眼看着登陆艇在风雨中焦急地寻找着锚位，炮艇中队的林志海中队长招呼我将登陆艇靠过去，用长长的缆绳将登陆艇拖带在高速炮艇后面，一前一后共同抗击风浪。好不容易系上缆绳，两条艇的拉力使炮艇的锚链有点吃不消，加上西北风劲吹，高速炮艇也出现了走锚。为安全起见，我同706艇艇长陈五星商量后，决定让处在风雨交加中的登陆艇与高速炮艇脱离，开动两台主机，独自抗击风浪，同时另找锚位准备抛锚。

那时天已全黑，水兵们又累又饿又急。正当706艇找不到合适锚位，无处锚泊时，已经固定好锚位的几艘舷边印有“沪渔”字号的上海大马力钢质渔轮，让登陆艇开到他们船边靠泊。靠上渔轮后，船长告诉我们：上海渔轮经常去外海捕鱼，锚链很长，因为在公海抛锚，如果锚链不够长，肯定抓不住海底，锚就固定不住，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地靠在渔轮舷边，一定不会走锚、脱锚。

登陆艇在风浪中终于有了安全保障，我和水兵们的心总算安定下来。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陈五星艇长将大半袋富强粉送到了渔轮上，而渔轮的船长也将捕来的新鲜鱼货回赠给我们，在军民团结、共同抗击风浪的锚地夜泊中，迎接第二天的黎明。



月湖的夜

陈顺意 摄

淡菜滋味

沈潇潇

淡菜之名令人费解：明明是一种海生贝类，无一点蔬菜的模样，味也不淡，但早在唐代就有了淡菜之名，《新唐书》载：“明州岁贡淡菜蛤之属。”倒是在眼下的东海禁渔期，面对菜市场里各种海鲜价格呼天唤地，唯有淡菜一如其名表现淡定，一直徘徊在七八元一斤。因为它的美味可口，性价比比高，夏季我总会隔三岔五去菜市场买点淡菜进门。

我初识淡菜不是在菜市场里，而是在国营副食品商店的玻璃柜里。一个黄澄澄、油亮亮似蜜饯模样的东西被安放在里面，标签上写着“贻贝”两字。贻贝是去壳后煮熟晒干的淡菜，在我童年的眼里是属高大大上的一类的。在那物资短缺的年代里，记忆中我只偶尔吃过几次。清蒸的贻贝咸滋滋、油脉脉，用宁波话来形容还有点韧韧结结，味道笋派赞。宁波离唐朝首都长安数千里，猜想当时的贡品不会是新鲜的淡菜而是加工后的贻贝，读到《清稗类钞》载淡菜“以曝干时不加盐，故名”，更觉可间接确认。

淡菜佐餐下酒皆宜，在我主要是两种吃法。一种是放点大蒜、浇点黄酒，加水清煮。宁波离唐朝首次潜出锅盖时揭盖，用勺子舀起表层的浮沫，再盖上锅盖，当汤水再次潜上来时，即可熄火出锅。这时淡菜壳刚张开一条窄缝，用汤勺柄一撬，挖出肉来吃，肉质饱满，汁液充盈，十分鲜嫩可口。若过火，淡菜壳大开，肉质干瘪，鲜嫩度就大减了。第二种吃法是酒醉，一次性从菜场买来五六斤淡菜，用水煮熟，冷透后剥出里面的肉，放入玻璃瓶中，放大蒜、生姜，也可放少量糖，倒酒放盐，黄酒或白酒因人口味而宜。我比较喜欢用白酒醉，一是吃起来爽口，二是保存时间更长。醉淡菜非常适宜当早餐，其味比醉泥螺温婉，营养也更丰富。若遇餐桌上菜肴临时短缺，加一碟现成的醉淡菜便可瞬间化解。

我有一友，平时不谙“买汰烧”之道。那年夏天一起游渔山岛，一群肩扛大包湿漉漉淡菜的海民从旁边经过，友人亲切地问其中一人：师傅，一天能挖多少淡菜？渔民答：几百斤吧。友人再问：

能卖多少钱一斤？渔民答：一百元。我在旁努力憋住笑，友人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大热天，辛苦，这个价钱是要。已前去的那位渔民闻言，回头对我们放声大笑，有一种戏谑得逞的洋洋自得。我对友人说淡菜只几元钱一斤，友人没有显示出惊讶之情，反而振振有词道：这有啥搭？只要自己喜欢，就值得。乖乖，我眼里的笑话竟秒变为一种情怀和一种哲学思考，友人的大慈大悲和大彻大悟，我算是领教了。

女儿大学毕业那年，我带她去青岛自由游。在青岛的五天里，每天一大早从宾馆出门，按事先准备的攻略游览一个湾区，到九点钟太阳开始很晒时回宾馆休息。傍晚太阳收敛了它的威力，俩人再出门，这时出去主要是寻找当地美食，今天海鲜烧烤街，明天啤酒街，后天美食街，回到宾馆多半已是午夜。那里的淡菜论个定价，价格是宁波的好几倍。在青岛吃过高价淡菜，顿觉不在宁波敞开来大吃真是对不起自己。回来，俩人先奔菜市场，拎着淡菜进家门时还故意嚷嚷：从青岛带来的淡菜！家里掌柜的笑我俩是世上最大的傻瓜。开饭了，我和女儿独攻淡菜，大快朵颐，掌柜的也被感染，跟吃了两个后抒发感想：嗯，是比这里的好吃。我和女儿不禁喷饭，齐声说：邪火气！

多年前，带去舟山极岛采风。晚餐时，我看到点菜台上的淡菜形特别大，正是“产四明者，肉厚味重而鲜，大者弥胜”那种。我宣布：晚餐淡菜自由，大家只要喜欢，可以加N次。饭店门口是露天渔船码头，我们把餐桌搬到了码头上，吃海鲜和吹海风、看海景、听潮音两不误。正是涨潮时分，吃到后半晌先有零星水沫飘洒到餐桌上，大家陶陶在别具一格的情调中，后有浪花突袭，有人被浪湿衣衫，于是仓皇惊呼，抬起桌子往岸上移进数米。过了一会，浪花再次袭来，就再抬桌转移……最后不得不退进室内。这时，餐桌上的菜肴已基本光盘，三桌微醺的人伸长了脖子，齐刷刷向厨房方向喊话：“淡菜！淡菜！”

蒋师傅退休了

王晓晖

蒋师傅正式的退休日期是五月二十四日。“五一”前，他跟安排班次的班组长打招呼，他想了“劳动节”就不来上班了，因为依照班组以前的惯例，退休职工提前一两个月进入预退休阶段，接替岗位的人员也已经到位，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早已是可有可无了。

班长说：没事，你“五一”的中班也不用来了，算你加班，我会给你考出勤的！年轻的班长语气委婉、客气，对退休老工人仁至义尽。蒋师傅知道，自己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走到尽头了。但似乎太快了点，戛然而止，自己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工具箱里的东西整得差不多了，还剩一顶安全帽，一个喝水的杯子，一块毛巾。按规定，安全帽是要上交厂里统一回收的，蒋师傅却决定把它带回家，这顶黄色的安全帽是他这个工种的标志。在这个厂子里，管理层的戴红色安全帽，上长白班的工人一般戴蓝帽子，戴黄帽子的是运行人员。由于设备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运行操作人员必须时刻监控设备状况，所以戴黄帽子的是五班三倒的。这顶帽子工作时时刻相伴，上面还烙着些磕磕碰碰的痕迹，留作纪念非常必要。

据说蒋师傅以前也戴过红帽子，每天早间去厂部参加领导主持的“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式的“早碰会”，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也能跟厂部领导拉上话，也算是曾经“位列朝班”，跟其他兄弟部门的主管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属于一个圈子里的。

但企业有内部的管理机制，每隔几年会洗一次牌，有些部门被重组，许多岗位会重新招聘，利益面临再分配。蒋师傅的部门后来被优化了，他也被优化到其他部门戴起了“蓝帽子”，收入少了不说，还得随时任人调拨、差遣。

再后来，蒋师傅被分到了燃料部，倒起了班，戴起了“黄帽子”，干起了管皮带、冲洗落煤筒的活，好几次看到他穿着溅满煤点的工作服，手上、脸上都是煤尘，但跟我们打招呼时的笑脸还是开朗的。他说，管皮带虽然脏了点，但干完了分内的活，便没人会来“骚扰”，倒也乐得清闲、自在。蒋师傅管7号皮带，一直管到退休，多人在背后议论，无非是说他混得不好，也不晓得到领导那里、到混得好的老同学那里去拉拉关系、联络联络感情，真是越到来越混得差了。

如今，蒋师傅算是混出头了。蒋师傅说，退休后想离开小镇，单位的家属楼住了四十多年，想到市区安享晚年。女儿在市区的西城工作，前几年，蒋师傅已陆续将小镇的一些房产置换了，在女儿单位附近购下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套给女儿，一套留给自己。蒋师傅这辈子引以为豪的事无非两件：女儿考进了名牌大学，到心仪的单位上班，职位还不错；另一桩，便是经过自己这些年的经营，倒腾挣下了市区的两套房子，按现在的市值算有近千万元。蒋师傅每每聊起这两桩事情，总是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这些年的摸爬滚打、忍辱负重，在这一刻仿佛都释然了。

蒋师傅退休了！据说老底子退休，单位要敲锣打鼓把退休工人送到家里，还要送上一块“光荣退休”的牌匾，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大张旗鼓了。蒋师傅默默想：悄悄地去，就像以前每一次下班，没有客套挽留，挺好！

下班前，蒋师傅去职工浴室洗了个澡，回家去，清清爽爽。

漫咏一束

戴霖军

晨起双龙溪打水漂

雾隐双龙梦未决，水漂勾得少年狂。心随石片飞溪里，一串涟漪向远方。

葛家村竹里馆听箫

馆向参天竹里藏，寒山一曲绕心房。制箫若用参天竹，或有清音动紫皇。

观稚童吹肥皂泡有感

一个小瓶一支管，漫天飞泡不知闲。可怜七彩缤纷处，存灭从来刹那间。

题崖缝小树

安身崖缝尺余长，绿叶纷披亦向阳。若是当年逢沃土，或非成柱便成梁。

题友人所撰双鱼图

枝丫摇曳恍天台，忘却怙怙腮腮腮。若得呢喃能解语，天荒地老不须猜。

寻兰

忍看桃花数日红，寻兰南岭趁东风。草根最是能持久，一自春凉绿到冬。

乡间偶遇少时玩伴

山村偶遇闪惊眸，共举白头望白头。往事如烟拂还绕，一壶佳酿是乡愁。

游淡竹休闲谷

不入休闲谷，谁知尘虑清。竹梢风愈软，林隙照犹明。解语凭溪水，对歌随白云。何妨卧枯草，漫看白鸟声。

观天台山瀑布

天台谁失手，琼液玉杯倾。雷向云中起，珠从涧底生。绛罗凭九折，霓彩或三横。长羨峰无语，相看总忘情。

眠牛山赏樱

东君又传信，践约向眠牛。日丽霞笼树，风熏雪漫眸。绛衣仙缥缈，瑶曲鸟啾啾。最是沉吟处，樱花落满头。

寻韵知味话喝茶

李洋江

宁海的朋友念旧情，今年清明前送给我两盒他自己采制的头茬春茶，弥足珍贵啊。我嘴上客气着，心里欣喜不已，就像得到了宝贝。我不抽烟，不饮酒，生活中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

中国的茶类林林总总，我都能接受。但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喝绿茶。一是喜欢它的汤色翠郁，味道清香，涩中含甘；二是喜欢它保持着茶的原始韵味。生活中，我总喜欢本真的东西。有人说，喝茶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些年盛行“文化热”，其中多有牵强附会。不过把喝茶称作一种文化现象，我倒认为名副其实。自唐朝陆羽的《茶经》问世以来，有关探究茶理、谈论茶艺的文章汗牛充栋，有关茶饮的逸事佳话层出不穷。

茶，确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喝茶，不仅有生津止咳、提神祛病之功效，还能够陶冶性情，得到精神上的乐趣。鲁迅先生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这里说的清福，是指精神上的享受吧。喝茶还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维系，达成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我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个水，我的理解就是茶。说起来，喝茶是一件雅事，本该有许多讲究。诸如要有上品的茶叶，要有上好的水，还要有上档次的茶具，更要有雅致的环境，缺一不可。然而在快节奏的当下，普通人不可能有如此的排场和讲究了。窃以为，其他从简都无妨，喝茶必须慢品，才能寻韵知味，

吃到茶的真谛；才能从几许青涩中品出一丝独特的纯味，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再说回那天我得到朋友送的好茶后，欣喜不已。待晚上忙完一应家事，准备好喝茶的心理和茶杯，把自己关进书房，然后满怀那种赶赴一场盛宴的心情，一脸庄重地打开茶盒，轻磕盒口往茶杯倾出些许新茶，缓缓地注上半杯开水，不住地轻晃杯子，看着茶叶在水中充分地舒展开来，这也是一种诱人的好景致呢。接着闭上眼睛，用鼻子不停地嗅着新茶特有的清香，让这股清香直抵心脾，然后仰起头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好好享受吧。接着关掉大灯，拧亮沙发边的落地灯，小小的书房顿时呈现一片温煦的韵味，书架上

成排的书籍，此时都幻化成了背景。这正是我所要的气氛。然后我坐下来，端起茶杯轻轻地抿上一口，不咽下去，而是用舌尖上上搅动，让口舌充分体味到新茶的神韵——味道虽然清淡，却有特别的新鲜感。良久，才几次徐徐咽下。

这小半杯茶水，就在这重复的口舌动作过程中滑进了我的腹中。然后上半杯，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然后身体斜靠在沙发上，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再端起茶杯细细品尝。两个半杯下肚，就觉得有一股热气从体内慢慢地升腾上来，我的脸颊浮上了一层红晕，热乎乎的，后背被一股微汗濡湿。整个人如喝了酒，微醺，有点兴奋，但又不同于喝酒带给人那种兴奋，而是一种不想与人倾诉的、自我陶醉的兴奋。然后打了几个小小的嗝，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整个人如浮在半空，心情仿佛神游八极。都说茶也会醉人的，此刻，我莫不是醉茶了吧？

茶叶密封冷藏于冰箱里，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这些天这么热，太阳把人烤得昏昏沉沉，喝上一杯绿茶，不仅提神醒脑，心火也能祛除三分。